

海南今年的冬季,是本岛气象史上少有的寒冬,即使已经进入第二个节气“雨水”,仍然寒气逼人。而频繁的短时间内的降温 and 升温现象,又被网友戏称为“过山车”,让广大岛民在添减衣物时手忙脚乱。

其实,史上海南岛的冰冷,甚至是降雪的记录,不难在方志中找到,明清海南先贤还留下了不少吟咏雪景、雪情的诗文,在即将送走春寒之际,海南周刊邀约文史专家回顾当年的这些文学作品,品味冷风寒雪之中的悲悯情怀和文艺气息。

海南先贤的咏雪诗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蒙乐生

冻雨连月,寒风刺骨,足不出户,闭门翻书。不经意间,翻开《诗经》,看《采薇》篇有“昔我往矣,杨柳依依,今我来思,雨雪霏霏”的冰冷诗句。这应该是中国诗歌史上最早的咏雪诗。

提起咏雪诗,宋人张元“战罢玉龙三百万,败鳞残甲满天飞”之咏,可谓气势豪迈。李白随意挥洒,信口开河“燕山雪花大如席,片片吹落轩辕台”,可谓太夸张;而岑参的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”,可谓想象丰富,把冰雪世界描绘得活灵活现。

几千年来,冬雪飘飘,没完没了,咏雪之诗,也别出心裁,给冰雪世界平添些许暖意。《红楼梦》第五十回“芦雪广争联即景诗,暖香坞雅制春灯谜”,众人咏雪联句“一夜北风紧,开门雪尚飘”。从李纨开篇“人怜怜洁白”到香菱“匝地惜琼瑶”起承转合。

于是,岫烟、湘云、黛玉逞诗才:“有意荣枯草,无心饰萎苕。价高村酿熟,年稔府梁饶。葭动灰飞管,阳回斗转杓。寒山已失翠,冻浦不闻潮……”你一句,我一句,“斜风仍故故,清梦转聊聊。何处梅花笛,谁家碧玉箫……”真是诗思泉涌,大潮迭起。

以上诗作,意境虽美,不过是文人墨客就雪咏雪,号称儒雅,并无关天下苍生痛痒。其实,造物主一副素心,把雪花赐予隆冬是寄托“瑞雪兆丰年”的希望。然而唐人罗隐却从另一角度,说出“尽道丰年瑞,丰年又如何。长安有贫者,为瑞不须多”的苦楚。

从“瑞雪”生发开来,罗隐感慨人间不平。元人张鸣善则直接开骂,说“漫天坠,扑地飞,白占许多田地。冻杀吴民都是你!难道是国家祥瑞?”一团怒火,几可融雪。南宋杨万里则对雪寄予幻想,希冀“倩谁细捻成汤饼,换却人间烟火肠”,真乃用心良苦。

明代万宁举人王世亨的《万州雨雪》,是海南诗人写的咏雪长诗,就记录了降雪给民众带来的灾难。

“昨夜家家人索衣,槟榔落尽山头枝。”

较为详实地记载海南降雪历史的志书,首推万历《琼州府志》所记明正德元年(1506年)冬天的冰雪灾害,“冬,万州雨雪,举人王世亨有歌。”万州举人王世亨所写的《万州雨雪》长篇歌,让后人看到的,更多的是悲情,而非美景。

撒盐飞絮随风度,纷纷著树应无数。严威寒透黑貂裘,霎时白遍东山路。老人终日看不足,尽道天家雨珠玉。世间忽见为祥瑞,斯言非诞还非俗。粤中自古元无雪,万州更在天南绝。岩花开发四时春,葛衫穿过三冬月。



清代光绪年间,琼山县下过多场雪,其中包括今海口火山口世界地质公园所在的石山镇一带。图为网友模拟制作的火山口公园下雪的场景。

昨夜家家人索衣,槟榔落尽山头枝。小儿向火围炉坐,百年此事洵稀奇。沧海茫茫何限界,双眸一望无遮碍。风冽天寒水更寒,死鱼人拾市中卖。优渥沾足闻天札,来朝犹得藏春冰。地气自北天下治,挥毫我为将来记。作成一本长篇歌,他年留与观风使。文学就是人学,古人咏雪诗汗牛充栋。柳宗元悲天悯人,写下“千山鸟飞绝,万径人踪灭。孤舟蓑笠翁,独钓寒江雪”的咏雪诗,那是海南诗人所无法体验的。

王世亨任过山西代县知县,致仕后在东山岭下耕读。他身临其境,写成《万州雨雪》,真实地记述了“撒盐飞絮随风度……霎时白遍东山路”的生动情景,为后来“观风使”留下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,一份珍贵的气象资料。

王世亨在山西当官时,冬季常下雪,有“瑞雪兆丰年”之说,故有“老人终日看不足,尽道天家雨珠玉”之叹。其实,天南极地,寒流突袭,猝不及防,冷冻至极,海南万宁的小朋友要靠生火驱寒,老人缺少御寒之衣,苦不堪言。

可想而知,当年情景惨痛,绝不会像王世亨诗歌所言“死鱼人拾市中卖”那样,轻描淡写。

笔者避寒读诗,聊寄衷情,特选几位海南名家咏雪诗作,抄录于下,以飨同好。

丘濬“望雪”,心怀故乡

至于海南士子,北学中原,宦游京师,像丘濬“望雪”而心怀故乡,并写成诗作者,虽为数不多,但却感情真切。

丘濬,字仲深,海口市府城人,理学名臣,明代阁老,与海瑞一同被誉为“海南双璧”。沿着“学而优则仕”的文化阶梯,丘濬从平民到卿相,成了第一个入阁拜相的海南人。从海岛到京师,丘濬“老来肌骨怕寒侵,无夜家园不上心”,乡愁百结,借诗排遣。丘濬现存诗作有200多首,其中《壬子十月望雪》《偶书》等咏雪怀乡诗,情

真意切。

壬子十月望雪

家在炎天不雪乡,北来始见六花颺。蓝关度马八千路,瀚海看蜚十九霜。喜见腊前三度白,预期秋至两歧黄。回思乡里人何幸,细雨寒泉正怖忙。

偶书

雪压头皮百念灰,老来心事苦相违。未当死日儿先死,正好归时我不归。肩弱岂胜衣重坠,眼昏幸有手频挥。云衢万里天无际,愁见寒林挂落晖。

王懋曾怀儿,霜风冷敝裘

王懋曾,字沂元,号松溪,明礼部尚书王弘海的曾孙,康熙初岁贡。少年遭兵燹,孤苦流离,然好学不倦,工于诗文吟咏,与之交往者多为当时名士。无心为官,着意在乡里力行善事,诸如造桥、捐渡、挖井、筑路等,为时人所称许。王懋曾著有《松溪小草》,选诗一卷。

戊寅冬怀儿北征 二首

其一

孟冬初就道,载驰复载驱。过都与历邑,川原正郁纡。霜风冷敝裘,寒云没荒墟。浊河冻不流,泥滓沾人须。仆夫起长叹,僵卧息微躯。人生稟迁拙,循分安田庐。胡为恣长征,倏忽游帝都。帝都何迢遥,远道艰且虞。倚间时骋望,对之空踟蹰。

其二

冬晚气愈肃,戒旦风怒飏。北地苦寒早,飞霰集枯条。阴云连斗极,冈阜川途遥。循行历层曲,木落增沉寥。疏林见乡聚,烟火蔽岫烧。道逢客子还,结驷正联镳。相揖立路隅,共言心中切。人生各有志,昆鸟鹏笑鸢鹄。遐征自兹始,何由解郁陶。

韩锦云“寒夜排闷”

韩锦云,字紫东,文昌人。就读琼台书院,先生视之为“国器”。道光二十年

(1840)考中进士,初授翰林院庶吉士。后历任云南司员外郎,江苏司郎中,浙江道监察御史,贵州道监察御史,户部给事中,兵部掌印给事中,京畿道监察御史,刑科给事中,四川盐茶道,四川按察使加盐运使,云南粮储道等职。著有《白鹤集》,诗一卷。

和沈朗山寒夜排闷诗 二首

其一

去住因人事不成,填胸奇气尚峥嵘。淡交耐久松千尺,健语盘空鹤一声。排闷几回邀酒伴,送穷何处卖诗名。辕驹局促君同我,卧听樵楼长短更。

其二

滇海飘蓬百不成,痛谈时事气峥嵘。广收弟子违官制,多削膏脂博政声。白傅思归全晚节,黄琼应聘误虚名。公余愿赋高轩过,已是冬残岁又更。

陈贞“对雪”,欣看“六花”

陈贞,字伯亮,琼山人,光绪乙未科(1895年)举人。幼年随父宦游,客居江西南昌。自小勤奋好学,潜心研习经籍,寒来暑往,手不释卷,文名大噪。晚年返琼州,主琼台讲席。平生尤爱诗文,用功最为深,著有《渐园集》四卷,手自编定。

对雪

天地日凛冽,壮夫肝肺寒。何当窗下寒,曾向威严出。远出经几春,依然寒彻骨。失意且归来,萧斋吟抱膝。孱躯冻不僵,雄心悄成疾。欣看六花出,应时岁将卒。无田望丰稔,农功为谁必。梅花四首 用放翁韵(选一) 沁透诗脾入酒肠,安闲大好是寒芳。孤山冷落风留韵,古驿迢遥月有香。高士共谁浮大白,美人独自倚昏黄。绮窗景物应如旧,却在他乡忆故乡。

张廷标“浹旬寒雨”,萧然可寓等闲身

张廷标,字子芳,号梅坪,琼山人。自小天资聪颖,潜心嗜学,经学求义理,能融会贯通,史学志疑考异,能深明体例。以教读为业,游其门者多领乡荐;以优行贡成均,而终于明经。著有《经史札记》《梅坪随笔》《浣俗山房诗文集》和《海南百咏》等。

浹旬寒雨,夜坐作此以呈同事诸知己

其一

乱离咸苦甑生尘,况遇严寒雨浹旬。梅陇何时逢驿使,桃源无地避秦民。霏微镇日徒呼癸,瘴气逢天叹不辰。何处尚存干净土,萧然可寓等闲身。

其二

聊将穷纪作新年,千转乾坤孰仔肩。凤鹤闻时惊世变,鸱鸢啼处卜几先。街来精卫填沧海,耕罢杜陵剩石田。何日能将愁惨扫,吟诗还欲问苍天。

